

說部叢書

初集
第二十五編

巴黎繁華記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社會小說 卷下

社會小說

巴黎繁華記卷下目次

- | | | |
|-------|----------|----------|
| 第二十三回 | 聽唆使小女伶鬧店 | 恣遨遊老紳士入都 |
| 第二十四回 | 呵蕩子峻語拒鸞儔 | 詢行蹤定計驅蠹賊 |
| 第二十五回 | 一席話暗地救艱危 | 兩男爵背人談秘密 |
| 第二十六回 | 問玉箱麥慕倫疑妬 | 出銀庫都雪南逃亡 |
| 第二十七回 | 詰原因友人假座 | 斥曖昧伯父絕裾 |
| 第二十八回 | 趁繁華萬國大賽馬 | 遭拒絕三顧枉登門 |
| 第二十九回 | 尋尋覓覓泣訴情衷 | 疾疾徐徐閒評騏驎 |
| 第三十回 | 跑馬場賭徒悲劣馬 | 旅人宿閨女護情人 |
| 第三十一回 | 麥夫人造門陳隱事 | 都子爵入室敘離懷 |
| 第三十二回 | 冰人仗義力任仔肩 | 壯士無顏空悲末路 |
| 第三十三回 | 話樽酒夏士華藏奸 | 易手竊馬次圖破騙 |

第三十四回 索逃亡馳馬逐行蹤

議交涉同事詣私邸

第三十五回 金剛鑽不翼而飛

新聞紙餘灰猶在

第三十六回 露實跡馬坎圖逃賊

發陰私夏士華懼罪

第三十七回 都男爵呼吏禁奸人

麥命婦憐兒厭塵世

第三十八回 天良發見最後貽書

弱女飄零可憐殘骨

第三十九回 見屍身夫人驚絕命

挾槍銃總理大尋仇

第四十回 室家燕好寶鏡重圓

鑽石珠還玉箱結果

小說會

巴黎繁華記

以下論其上
議院之制

第二十三回 聽唆使小女伶鬧店 恣遨遊老紳士入都

話說郭娜蘿在外面看見一箇婦人嚇得臉上變了色跑了進來都雪南不知是誰走出外去一瞧誰知乃是女優伶楊娜蝶身上穿一件最鮮艷動人眼白地緞子長衣上面染著楊妃紅和玫瑰紫兩樣顏色的大葵花樣那形狀和酒醉了一般臉上兩邊飛紅頭只顧搖幌兩手張開和大鵬展翅相似一路踉蹌踉蹌打橫路上大踏闊步向烟草鋪子走了過來都雪南瞥見這箇情形早有幾分猜到他的來意想他那天在公園跑馬場裏被我奚落一番心裏怨恨著不能甘願因此來到這人衆眼多地方和我爲難這箇不知是夏士華教導於他的呢也不知是他自己想出來的但不論怎樣總是不懷好意當著麥夫人和郭姑娘鋪子前面聚集著巴黎城中許多紳士恁他一箇女子來和我講話豈不大大的羞辱但則要躲閃也沒處躲閃要逃避也不能逃避這便如何臉上惟有發起一陣熱潮映得皮膚比火還要赤些這

時候的難受。真是說不上來。旁邊郭娜。見了。就要想庇護於他。說道。子爵。你躲閃在裏邊罷。那女子見了你。必然又有什麼亂語。胡言我獨自一人在外面料想就沒有事。都雪南羞得擡不起頭來。暗想我若飛出去捉住了他。使他知道警戒。這箇原是容易。但別人見我和這種卑污女子動手。益發傳說開去。成了笑柄。沒奈何。只得苦苦耐下一口氣。回身退入裏邊。麥夫人自己心裏着急。竟毫不留意這件事。他見都雪南入來。依舊接連先前的話。道。你取出手箱之時。愚夫倘若說什麼話。你只嚴嚴正正說打鄉間帶出來的緊要東西。愚夫若是相信。更好。任是不信。須也不能再觀別的。都雪南道。他對着我。雖不能說甚的。但恐要逼問夫人。夫人道。那箇有我一身當他。他若問金剛鑽。怎麼樣。我任便回答。遺失。或是被竊。便罷。都雪南道。恁地可自己入了危險之地。夫人道。嚶。我身上任是怎樣危險。也是該當只算是自作自受的孽報。只拚能夠救那小女便遂了我的本心。說到這裏。眼睛裏撲簌簌。吊下淚來。看這情形。麥夫人似乎想到母女兩人斷不能一樣平安。兩全其美。因此決意捨了。

自己單救女兒都雪南正欲有言郭娜藤偷空兒又走了進來慌忙低聲道那女子已立定在鋪子前直向裏面張望你向着這邊不好必然被他瞧見說罷又回了出去買賣麥夫人聽見這話這纔問道那女子是誰都雪南老實答道實是一箇賤女我曾見他一兩次那天又在公園遇見我不去睬他想他懷了恨今天出奇異樣的跑到這裏來夫人聽說掉頭向外面一望驚道哎哟他麼那必然是酒醉了我素來見了這種女子就有些惹氣但他必定有箇紳士帶來那紳士也不知是誰却帶這種女子出現都雪南被夫人提醒更是害怕想莫是夏士華帶他來麼若果然是他那來意可有些難測哩想他約定三月十五如今見夫人直沒回答特地來威嚇夫人恁地時夏士華少刻必然到這鋪前和夫人照面哎哟這便如何是好心裏獨自悲痛麥夫人那裏知道這箇依舊說道取出手箱之後你直帶了阿麗我見夏士華對他說到了女兒寄住那家就交金剛鑽的話他必然立刻同去女兒住處既然明白任是交了金剛鑽也沒什麼後患了都雪南道那箇他能答應麼夫人道我想定

然。答。應。他。所。要。的。不。是。女。兒。原。是。銀。錢。既。見。了。五。十。萬。的。金。剛。鑽。那。裏。還。肯。道。箇。不。字。都。雪。南。道。其。實。是。一。件。可。危。的。事。但。如。今。也。沒。法。只。得。照。夫。人。的。話。辦。去。話。聲。未。了。郭。娜。薛。又。進。來。了。又。道。看。那。女。子。不。知。在。那。裏。等。待。誰。來。那。頭。猶。如。驚。鷺。一。般。直。回。過。去。向。那。邊。眺。望。這。話。說。了。一。刻。兒。工。夫。又。急。忙。道。啊。啲。竟。是。那。撈。腮。鬍。子。紳。士。來。了。都。雪。南。更。是。急。得。非。常。想。此。刻。夫。人。的。危。急。比。我。更。加。幾。倍。姑。且。立。起。來。一。望。果。然。楊。娜。蝶。早。牽。住。夏。士。華。的。手。不。知。低。言。小。語。商。量。些。什。麼。這。箇。模。樣。忒。煞。稀。奇。那。四。面。許。多。買。煙。草。紳。士。都。回。過。頭。去。向。他。兩。人。看。景。暗。想。除。非。趕。逐。他。們。出。去。若。不。趕。逐。後。悔。也。來。不。及。但。我。又。有。不。便。之。處。還。不。如。將。夫。人。躲。避。在。裏。邊。若。要。叫。他。躲。避。又。不。能。不。將。夏。士。華。來。此。的。話。告。訴。於。他。正。在。着。急。想。計。麥。夫。人。有。些。怪。異。問。道。怎。麼。樣。郭。姑。娘。說。的。是。什。麼。事。都。雪。南。扯。嘴。道。他。說。爲。因。那。女。子。來。此。或。有。話。對。夫。人。講。也。未。可。知。叫。夫。人。快。些。躲。避。爲。妙。着。啊。夫。人。快。些。到。裏。邊。去。着。啊。快。快。快。夫。人。聽。他。這。慌。急。聲。口。不。覺。驚。着。要。想。退。後。又。留。住。道。呀。我。躲。避。不。好。郭。姑。娘。倒。是。要。

緊的須知今天是我請了他來却不能有些三長兩短原來麥夫人意欲保護郭娜。那時楊娜蝶在外邊離了夏士華又和先前一樣張開兩手顛顛躑躑大步而來却不見夏士華和他同走自己依舊隱身在旁邊人叢裏不知是什麼意思且說楊娜蝶到了煙草鋪子前對着郭娜藤打衣袋裏取出一百法郎鈔票五六張向櫃上一丟使出那副醉氣洶洶的模樣說道着啊這鋪子有俄國煙草我一起要買去攏總要買去着啊快些拿出來郭娜藤見了這箇情形怎的不變了色幸虧心神還清爽知道來人是酒醉的隨答道這裏沒有俄國煙草楊娜蝶把眼睛一擡又道沒有——好好哈哈這位姊姊倒很縹緲既是恁地說我拿出的銀子却不能收回我原爲慈善會很有趣兒願做些善事纔將銀子給你郭娜藤恨得不開交惟有暗暗切齒一句話也答不出來楊娜蝶益發胡亂道我給你銀子你不受麼從前奧大利國貴夫人開慈善會時候有箇夫人和一箇紳士接一回吻那紳士捐了些銀錢那原是爲了貧民情願捨身接吻你不知道這事麼你也是爲着貧民開這慈善會着啊快

些收了銀子將姊姊的手尖兒遞過來給我舐幾下子說着早已伸過手來要抓楊娜藤的手都雪南見了這箇形狀怒氣直冲三千丈高回看麥夫人也是張開眼睛非常氣憤那時都雪南早將旁邊有夫人仇敵夏士華躲着的事忘了飈的跳出鋪子當櫃楊娜蝶一些也不驚慌反道都子爵你至今躲在什麼地方或是你嘗嘗我的手尖兒將這銀子收了罷都雪南本要用力將他抓出去但念這會裏將這事傳了出去豈不鬧了笑話況且夏士華在那邊躲着得了空兒要跳出來威嚇夫人我若擾亂起來豈不正中他鬼計啊喲這便如何都雪南倉卒之間沒了計策楊娜蝶却依舊肆口嘲罵滿嘴的酒臭正在手舞足蹈難解難分之時忽地有一箇人推開人衆擠了過來將手抓住楊娜蝶衣襟叱道哈這箇所在須容不得酗酒滋事的人本會規例凡是帶着酒氣之人一概驅逐出去不准攔入着啊快些出去快些快些這一下子把箇楊娜蝶打箇青天霹靂倒有些目瞪口呆看官你道這來的是誰原來就是方纔出去重復進來的郭家萊侯爵他本與都雪南兩樣那夏士華潛躲在

此的事。他也不知麥夫人和夏士華有什麼交接。他也不知他。但見楊娜蝶這種情形。明明是欺侮郭娜藤。因此一時之急。抱着大大的不平。跳了出來。楊娜蝶想不到來了箇抵抗的人。這纔有些如夢初覺。雖則喫了一驚。但性情本是近於無賴。不是上等女人。依然不見害怯。反回駁道。看你是箇紳士。體裁怎的。要想動蠻。將我牽扯出去麼。可知我也有上等紳士帶了來的。說着。伸着脖子。只向那夏士華躲閃的地方。眺望。夏士華看見果然也向人叢中擠了過來。都雪南瞥見了。更是着急。自己捏了一把汗。只見夏士華對着郭家萊道。這女子是我帶來。爲什麼不對我說。擅自向他動手。若有話講。快些對我說來。郭家萊回過來答道。哦。足下帶他來的麼。這裏也不能講話着啊。咱們出往外邊去。可知貴婦人慈善會裏帶了這等酗酒的人來。大是不該。我且出去和你講。夏士華無奈。似乎只得出去似的一面說好。咱們同去。一面將撈腮鬍子臉回過來。望煙草鋪子裏張看。噎這一下子。麥夫人命運該絕。他陡然覩了夏士華可怕的面。立刻遍身震動起來。叫一聲。哎。啲。登時悶脫了氣。向後跌。

倒過去都雪南連忙飛也似將臂托住幸而外邊的人箇箇都把眼睛注。定郭家萊那。邊却不留意這邊鋪子裏的事都雪南隨將夫人扶抱到儘亭子裏邊外面單牘下郭娜藤心裏早有幾分猜到夫人別有事故他想我若現出知道情形很有不便隨卽故作不知依舊立在鋪子前外邊那些被夏士華們擾亂望後退讓立看的許多紳士暗想如今正是和郭姑娘親近之時一時大家重又擠過來攏在鋪子前面水洩不通都和郭娜藤殷勤問話因此他也無心來顧裏邊都雪南抱着夫人暗地低聲叫喚又獨自一箇細細思量好一會夫人漸漸清醒張開眼睛似乎還害怕夏士華低聲問道咱們爲何不逃都雪南忙撫着夫人胸脊安慰道怎麼那箇母須着急了夫人離了都雪南向旁邊一張椅子坐下又道夏士華帶着那等女子到這裏來尋鬧定然因我不回復那話因此特地想威嚇我再者他帶着酒醉賤女來到慈善會這風聲傳了出去他也不能再和巴黎紳士交往必然不久要到外國去看官可知夏士華是什麼心思原來果然被麥夫人猜箇着他特來威嚇夫人催他回答

好直往外國去。這裏都雪南既察知夫人的心，隨即說道：「怎麼母須着急？恁地時却不能一刻懈怠。明天必須直進銀行，任是怎樣危險，終要取出手箱。」夫人道：「正是。先前已說過了，究竟怎樣辦理？」子爵諒已在心，都雪南道：「知道了。」夫人聽了這話，畧爲安下些心，但身體已是嬌柔無力，勉強支起腰肢，一面立起來，一面道：「我須得看看郭姑娘說着。」望外到鋪子那邊，那是郭家萊已自回來，立在鋪前，對麥夫人道：「那撈腮鬚子帶了有酒氣的人到這裏來，到底背了這會的規例，不得已當他做酗酒滋事，說要喚巡捕來捉拿，恁地嚇他，那厮纔害怕走了。」夫人和郭娜藤兩人聽了，只得向他同聲道謝。郭家萊心中大喜，又對着都雪南道：「噢，這裏主人麥慕倫男爵儘着在那裏探望你哩。你且抽空兒去招呼一回，再來這鋪子裏事。我只須得他二位允許，暫爲代理，就是麥夫人和郭娜藤心想，本母須託他幫忙，但他既恁地說可也，不能硬辭，不要兩人只得含笑點頭，也不明說允許，不允許。」郭家萊見了這箇早則風車兒也似轉身入了鋪子，都雪南隨向他打聽了麥男爵所在之處，立即出了鋪。

子往後園那邊走。四下裏一路找。忽見麥男爵打一家牛奶鋪子裏走了出來。笑道：「啊！先前我早在尋找你。你到底在什麼處？」在都雪南一想，瞞着倒不好。答道：「在尊夫人和郭姑娘煙草店裏。」麥男爵道：「恁地却爲什麼方纔那樣擾亂？」都雪南道：「我知道着。」麥男爵道：「我也看見那外國人被郭侯爵嚇退出去。那外國人從今十二三年前曾來這巴黎，在交際社會也很行時的。却好我娶妻半年前後，他離了巴黎以後，就不見了他。原叫做夏士華伯爵，說着眼睛望着都雪南的臉，都雪南很有些難過。麥男爵又道：「方纔擾亂着，或是直接或是拐灣兒，沒有干係。拙妻的事麼？」都雪南道：「呀！一些也……」麥男爵道：「唔，沒有干係，就好。倘然對着拙妻有什麼無禮的話，那箇我可不能就此罷休。」都雪南道：「呀！若有對着尊夫人失禮事情，當時我在場上能夠任他狂妄袖手旁觀麼？」麥男爵又換了口氣道：「爲因實有驚嚇子爵的事，因此我放心不下，直探望着你。」都雪南驚道：「啊！驚我……」麥男爵道：「是啊！驚嚇子爵哩。如今請不要言語，同到這裏來說着。」回身向着煙草鋪走來。都雪南想他莫非又要帶我突

然探試夫人麼心裏又立刻慌張一面說道方纔我正打夫人鋪子而來麥男爵道那箇不打緊且去看看郭姑娘臉色可有厭惡的模樣沒有都雪南聽他話聲益發語中有刺猶如將要宰殺的猪羊屠戶牽到猪圈裏一般不一會已到鋪前只見不知是誰像是一箇老紳士脊背向着鋪子儘着和麥夫人講話麥男爵手指着老紳士道哪哪都雪南子爵你可要驚哩都雪南隨聽隨向他仔細一看老紳士的臉看得一百二十箇分明不覺陡然幾乎驚得呆了趕忙上前叫了幾聲不知來者究竟是誰且聽下回分說

第二十四回 呵蕩子峻語拒鸞儔 詢行縱定計驅蠹賊

話說都雪南見了老紳士連忙上前叫道哪哪伯父怎的你……原來那老紳士非別乃是常時傳說本書的事都是因他而起可算箇緊要關鍵人物布里吞尼家居紳士都雪南的伯父都禮敦男爵男爵見他姪子問他氣吁吁答道爲因你永遠沒有信來恐怕你遊蕩事忙樂而忘返特地前來看視都雪南刷的臉發了赤正在問

答那時打鋪子旁邊飄飄逸逸走出一位美人見了都雪南的面好似喜之不勝。早自將手挽着他的肩膀不放。你道這美人是誰。毋須說得是都雪南的同姓妹。未婚妻在鄉村待嫁。閨中的綺華小姐當時幾箇人相見。那一種形容真是彩筆也描畫不上。來都禮敦男爵是笑。麥慕倫男爵是歡。麥夫人是心迷。綺華小姐是忘。我忘人的欣喜。但儘着挽住都雪南。不覺害羞。一會隨放開了手。誰知立在這邊的郭娜蘿眼角一梢早已知覺。醒悟身體發了顫。臉色起了青。對着面前許多買煙草的涎臉兒。紳士益發沒了氣力。覺的眼睛昏暈。腰支痠軟。支撐不住。那時看他模樣。通身上下猶如換了一副軀殼。笑臉兒早則拋在九霄雲外。甜嘴兒猶如變成緘口金人。頭也不回步也不留。喚過當家福蓮老人一同趑趄回家而去。郭家萊看見顧不得別的。說是送他到家也出得鋪子。隨着後面去了。但則自從郭姑娘去了之後。烟草鋪子怎樣呢。麥夫人只得趁便邀過綺華在鋪幫忙。誰知綺華一進鋪子。那買客的熱鬧依舊和先前一樣。並不減少。究竟郭娜蘿和綺華兩位嬌娥那一箇優那一箇劣。

那一箇妍那一箇媼當時那些如醉如癡的紳士實在分判不清。辨別不出。只凡是和麥夫人見過面相識的。惟有稀罕着稱讚這裏美人怎的恁多而已。且這擱下慢表。且說那邊都禮敦男爵又對姪子道。今兒你且回寓。明天早晨到我客寓裏來。待有話講。都雪南問道。伯父也住在那海爾……都禮敦道。因爲我不如你有那樣好處。在借寓。因此依舊在海爾達街客寓裏。都雪南陡然被這一衝。一時嗓子裏咕了一聲。說不出話來。只得別了伯父。悄悄地獨自回了寓處。仔細一想。我在這裏那些行爲。伯父自然要查問。查問。但却不是我自己貪歡圖樂什麼事。也是被旁人拖累着。這纔挨延到今。雖則種種事情不能對伯父直說。但我心無愧終也毋須害怕。況且綺華妹子在旁必然憐惜原諒於我。恁地想伯父也不致過於呵責。當下漸漸放下心來。上牀就睡。原來他日間一天過於疲勞。那時纔靠上枕頭。鼻子裏鼾聲早已齣齣的響。前幾天好幾次夢裏見着郭娜薩。今晚陡然轉換了船舵。只處處夢見綺華妹子。或是在重重疊疊的布里吞尼樹陰之中。和綺華共摘鮮花。或是在往時攻

苦的書齋之下和綺華同描彩畫。那從前經過的纏綿快樂。受過的旖旎風光。種種。歷歷都現到眼前。心上。直到第二天早晨七下鐘。夢醒覺來。披衣而起。回想這一夜中間。全然將從前多年快樂。重複享受一遍。嘴裏咕嚕道。咳。任是怎樣。我倒底是愛戀妹子綺華。那郭娜身上。雖則掛心。但不過他的姿容。不能忘却。常時記在心頭。至於愛情兩字。是斷然沒有的。我將他移交與郭表。兄實是最妙的事。綺華妹子也來得却好。若再不來。我的心。不知變到怎樣。咬啣可危。可危。說着將衣穿着好了。直到海爾達街客寓裏。只見他伯父早餐也喫完了一箇人。坐在屋裏吸煙草。都雪南開口就道。綺華妹子在那裏。都男爵沉下臉來道。看你如今已全然變成巴黎人。早晨起得恁晚。我和綺華已喫罷早餐。打算就要出門。綺華正裝飾着哩。都雪南要想迴護自己。說道。呀。伯父。我並不變成巴黎人。近來正住得厭煩。要想回鄉。都男爵道。想要回鄉。怕口是心非。都雪南道。當真。日內要回去。男爵道。哼。既要回鄉。自是回去的好。但怕去了……都雪南接着道。和伯父一同回……男爵道。一同回去——